



母亲的背影

母亲依偎在门旁，微笑地看着父亲坐在八仙桌前，端着酒盅喝酒，就着她做的几个小菜，母亲一脸的满足。这是父亲周末从学校回家，又从地里劳作回来，母亲犒劳父亲的一种方式。这幅画，似乎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她生于1932年，是个小脚女人，因此干不得重活。那时候在生产队里，人家那些妇女都泼泼辣辣的，体力活不在乎，但母亲不行，队长在安排活的时候，也就照顾她，当然，她挣的工分也就比那些妇女低一些，所以我们家里，每年年终结算的时候，都要从父亲的工资里拿出一些钱，交到生产队里，才能换回分到的那些粮食，而且吃的是平均数。

那时候我们都还小，帮不上母亲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刚放学，同生产队的一个人对我说，你妈妈推的一车地瓜在路上歪倒了，你快去帮帮。我连忙沿着那条路去找，在离村子几百米远的地方，看到母亲正把撒在路上的地瓜往筐里拾，脸上流着汗，我当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，母亲则笑笑，埋怨着自己，说，你看我这身体，真是不中用。

我们这个地方的主食是煎饼，推糊子烙煎饼是个不易干的活。母亲头天晚上，把地瓜干、玉米和麦子之类的

东西先用水泡上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推磨，有时候她把我叫起来，和她一起推，有时候又心疼我，就不叫我了，她自己推，我家的磨尽管不是很大，但一个人推也是很吃力的，况且她又是小脚。等把糊子磨好了，便又开始烙煎饼，烟熏火燎的，要耗上几个小时。

母亲不识字，但母亲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化着我们。而同时，母亲用她那柔弱的肩，挑起家庭的重担。用她的爱，温暖着我们。

我不由地想起我十二岁那年生病的情景。

那年初冬的一天夜里，我突然感觉到肚子一阵阵地绞痛，疼得在床上打滚，不住地叫着“妈妈、妈妈”。那时父亲在外地教书，弟弟幼小。母亲看着我的样子，很是着急，但母亲开始以为我没吃好，是一般的肚子疼，这在平时是常有的事，就说，我给你揉揉吧。母亲坐在床沿，给我轻轻地揉着肚子。

暗淡的灯光把母亲一晃一晃的身影投到墙壁上，母亲的脸上透出对儿子的疼爱。揉了一会儿，我感觉似乎好点了，就慢慢地睡着了。但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又疼起来，并且比上半夜更疼了。母亲说，上几次不这样啊，我去叫你三爷爷(乡村医生)来给看看。说完就出去了。不一会，三爷爷来了，他把把脉，

又按了按我的肚子，怀疑是阑尾炎，对母亲说，你快带孩子到公社医院看看吧。

我家离公社医院有四里多地，要是背着去也是挺累的，母亲就到二叔家借了辆地排车，那天二叔也不在家，二婶子说，嫂子，我和你一块去吧。母亲说，你孩子小，就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就行。母亲在车上铺了张席子，把我抱上去，又给我盖了床被子，就拉着我朝医院走去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，雨尽管小了，但仍没停。我们那地方是泥土地，一下雨，地上全是泥了。走一会儿，车轮上就沾满了泥，母亲就停下来，找根树枝把车轮上的泥刮一刮，再拉着车走。母亲还不时地回头看看我，问问我还疼得厉害吗。我看着母亲那弓背的背影和满脸的汗水，泪水沿着眼角留下来。我不忍心让母亲这样受累，就说，妈妈，让我下来走吧。母亲回头说，说什么话，老实地，别动，一会就到了。转身继续拉着车走，我看到母亲那沉重的背影，泪水不住地流下来。

那四里地，平时走也就半个小时，但那天，母亲拉着我，走了整整一小时。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看到母亲的衣服里向外冒着热气，我知道母亲的衣服已经湿透了。

三爷爷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我的确得了阑尾炎。医生

说，最好是做手术。母亲吓得颤抖地问，得开刀啊？那时候，一听说开刀，就是很厉害的病。医生说，不动手术也行，保守疗法，打针消炎，但往后可能还会复发。母亲停顿了老半天，最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说，那就动吧。

手术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母亲的脸上还有汗，我知道母亲那是吓的。

母亲在医院里陪了我四天，母亲的身影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，我发现母亲消瘦了许多。

母亲是1984年去世的，当时她才52岁。当时母亲得的是胆囊炎，现在看来，那是一个不大的病。但那时母亲就是吃不进饭去，吃了就又吐了，最后实际上是饿死了。

如今，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，但母亲的背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久久不去，久久不去。

文/朱卫军



坚强的父亲

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一年了，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经意间出现在我脑海里，坚毅慈祥使我永不忘怀，我怀念父亲。

父亲的童年是不幸的。一九三七年夏，我祖母暴病身亡，年仅十岁的父亲兄妹四人从此失去母爱。作为一家之长的祖父是一名普通党员又是村干部，村里的事使他无暇顾及家庭，迫使长子的父亲成了家庭的顶梁柱。上有姐姐，下有不懂事的弟弟和妹妹，都由他来照管。

童年的不幸，家庭的负担、生活的艰辛使秉性耿直、刚强不屈的父亲成熟起来，正是穷人孩子早当家。家中没有母亲就不是个家，为了生计，十七岁的父亲与大他两岁的母亲成了家。这样尽管我祖父为了革命跑山里，过河东，长期在外，但家中的五口人也能粗茶淡饭、缝缝补补相依为命地生存下来。

战争年代的父亲受尽了折磨和痛苦。一九四七年，还乡团的屠刀举向村干部和家属。由于祖父和时任儿童团长的叔叔长期在外，父亲便成了他们报复的人质，以致多次被拷打审问，并将其村委门的钥匙交给父亲保管，以此手段控制父亲。

工作认真、无私无畏的父亲。一九六〇年时任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长的父亲工作认真负责，铁面无私。在

全民吃公共食堂的日子里，我们也是家徒四壁，全家挎着篮子去吃食堂，多数时候排在后边，尽管我弟弟妹妹有时饿得哭，也只能等待，同时得到退居二线祖父的安慰和告诫：“我们不能搞特殊”。

勤奋节俭的父亲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我们兄妹五人都成了家。考虑父母的年龄，我把二老和祖父接到了县城与我住在一起，本想叫老人家安度晚年，但父亲不愿拖累儿女，更是闲不住，我便栽培了些花卉让他到市场销售，至此他有了兴趣，找到了精神寄托，每天不辞辛苦，早出晚归，慢慢地还对各种花草树木有了研究，感到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，并能挣点零花钱，很是快乐。

性格倔犟的父亲。父亲一生性格倔犟，凡事都要争先不服输，这也是他致命的弱点，前年已八十一岁的他，依旧精神矍铄，端起花盆乐呵呵，但毕竟是耄耋之年，我曾多次不让他再搬盆了，老人家的性格使他无法停下，在一次卸车搬动花盆时累伤了心脏，住院治疗后又一次劳累犯重，多次住院无效，去年五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离开我们走了，光明磊落地走了，他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，我永远怀念父亲！

文/王民雅